



桃花源云谷

静静的神农谷

晏建怀

炎陵县有个桃花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个名称中的“桃源”二字非晋代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谓的“桃源”,取桃花源源头之意。“桃源洞”三字要拆开了解,据说“桃”是指蜜桃,因为先前山坡盛产野生蜜桃,“源”意指景区内的万阳河系污水源头,“洞”则指从景区外进入景区内由开阔至狭长、由喧嚣至安静、由燥热至清凉、由植被稀疏至林木葱郁的过程,让人有入洞之感。桃花源自然保护区内有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堪称一座天然的动植物宝库,公园内空气质量绝佳,负氧离子含量很高,尤其适合夏天去旅游避暑。

神农谷是宁静的,景区内远离尘嚣,森林密布,到处奇花异草,宁静得像一幅水墨画。沿麻石小径,穿越原始次生林,在珍奇树木间徘徊,在奇花异草间流连,空气清新,身心俱爽。苍松翠柏随处可见,挺拔的楠木银杏兀自生长,他们几千年地相安相容,显示着永恒的宽容与静寂。稀有的南方红豆杉,枝密叶茂,青翠一片,浓密的枝叶间闪烁着串串团团的小红果,像眨动的眼睛,煞是喜人。粗壮的小藤萝与香樟桂勾肩搭背,没大没小的样子,有的甚至大胆穿过小径,舍近求远与毫无瓜葛的钩栗树结盟,似情人而少缠绵,似仇家而少争斗,似父子而不能同根,似兄弟而无法比肩,没有方圆,没有规矩,在紊乱中显示出原始的和谐,让整日在方正规矩间周旋的现代人不禁为之一振,恍若窥探到了隐私一样忐忑又窃喜。

神农谷心地偏,即使在潺潺的流

水声中,你依然能感受到一种波澜不惊的宁静。步入桃花溪,涧深谷幽,石怪水浅,小径蜿蜒,奇峰隐约。桃花溪水从峰回路转处轻盈而出,不似戏台上青衣出场的一味三叹,恰似花旦的莲花快步,不犹不豫,倾吐流物,欢快中没有一丝疲惫,而是气定神闲的从容,遇险不惊的淡定,让人不禁想起聪明沉着好戏连台的红娘。

行若数百步,巨石拦路,似有千万秘密隐藏石后,忍不住急切地迈步,绕石而进,顿时豁然开朗,一幕珠帘从万丈绝壁垂天而下,这就是珠帘瀑布!她来自渺渺云汉,有如蛟龙吞吐,有如仙女水袖轻纱。伫立开洞处,与瀑布相距数十米,依然能感觉微风携着湿气扑面而来,似乎有一双巨大的手,做出欢迎的姿势,为游客濯洗满身尘埃,使人从头至脚倍感清爽。

走进神农谷连绵起伏的群山,如同走进了唐诗,走进了诗与树木的海洋,连魂都是静的。沿万阳河徒步而上,穿林海,越溪涧,在野果前把玩,在顽石边戏耍,时有鸟儿飞身掠过,间或狡兔隐入林间,与喧闹是如此的远,与碧绿是如此的近,大山的胸怀比海更宽广,山花的微笑比画更安宁。我不知是进入了王维的画里还是进入了他的诗里,“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有谁知道这样几声鸟鸣,能抹去多少久藏心底的尘埃,或如张爱玲所谓“咬啮性的小烦恼”?

做一只林海深处和溪涧旁边的小鸟也是好的,我想。

生活家

春来花有信

程春梅

几天没晒,今儿一看,风信子开始撒着欢儿地绽放了。

粉嫩嫩的花瓣四下里铺张,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点点银光,就像道谢的水花。是否也在和阳光互相挑逗呢?有的小花苞才慢慢松散开来,探头探脑的,似乎对这个世界还不完全信任,它在羞答答地试探,像一个初生的小动物,踟蹰着步子,每一寸里,都是小心。也有的花苞,紧紧地抱成一团,像个娃娃,粉嫩嫩、娇滴滴的,还在熟睡。

初见风信子,是在超市。圆墩墩的个儿,暗紫色的皮,被泥土或水养着。当时看到,很纳闷儿:这不就是圆葱吗?怎么放在花堆里当成了花?盯着细长的叶,看了好久后,决定自己也回家种上一颗。

到家,找到几天前买的圆葱,选中一片土,种了下去。不几天,果真长出了叶子,望去,也是嫩嫩绿绿的,也是细长的。用手触摸,哦,和大葱一样,也是中空的。某日,再去超市,无意间触碰到叶子,是厚实的一层!细看标签,方才明白,超市里的,人家叫风信子,不是圆葱。虽都属于百合科,但,一个是花,一个是菜。

风信子,到底能开出怎样的花呢?

再去超市,便有了买了一盒养着的想法。

要买,就买个小的,看它长叶,望它开花,看着它一天天长大,才有意思。于是选了一个叶子刚刚钻出花身的,嫩黄的叶子抱成团,就像一个绿锥子。细如葱须的根离着瓶底还有很远,但是一根根都直挺挺地向下伸展,很努力的样子。好的,就这一瓶了。

拿到家,摆在饭桌旁的柜子上。不几天,一片叶子渐渐离开团,开始向四周伸展,一副长大了离开父母要独自闯世界的样子。又几天,叶子都舒展开来,一片片,绑足了劲地向上长。不久,又在中间冒出绿莹莹粉嫩嫩的花苞。花苞也在叶的护卫下,向上,向上,向上,欲与绿叶试比高。果然,不多时,就长得和绿叶一样高了,然后,又高过绿叶,更加亭亭玉立起来。

一日,再看,发现花茎向一侧斜得厉害。扶正,又悄悄斜了过来。目目细视,方知绿叶底部,花茎旁边,又长出一穗花苞,两片叶子掩映着,一阵欢喜。怪不得花茎倾斜着身子,原来人家是有孕在身呢。

望着花,闻着香,世界是如此美好。

小小说

光芒

春辉

这几天,老天脾气古怪得很,天天还凄风冷雨的,转过天来,却是烈日炎炎、闷热难熬。

耀辉因业务需要,到长沙某茶楼出差。路上热得难受,恨不得一头扎进湘江泡死自己。总算熬到目的地。三四年前的那天,也是这样的高温,抚养了近二十年的女儿,跟了前妻。

茶楼的木饰面装饰及配套家具,是耀辉所在公司定制的。他负责售后服务,挨个房间检查、修补。来往穿梭人多,除寥寥几人用普通话沟通外,大部分人与他持着同样的口音。大城市能遇到老乡,感到亲切,于是攀谈起来。如果在老家,完全陌生,无需搭讪,毕竟一个县也有数十万人。聊着聊着,老家居然相去不远,尤其是隔壁乡镇的。很快聊来了一大群乡里乡亲。

他发现一个似曾相识,又不大熟悉的人影。那人似乎也早就发现了,对他笑了几次。他恍惚半天,才察觉这个人的一个远方表弟,和他女儿谈过一段露水缘似的恋爱,那时候,女儿还在上学,他强烈反对过。

饭后,人群散尽。满屋子乱糟糟的,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一个沙发,也不管脏不脏,直接就躺下了。空调效果不错,热气很快消退,有些冷,他在沙发上蜷缩成一团。迷迷糊糊间,仿佛有个人拿着空调帮他盖着,因为不时翻腾,被子不时滑落下来,拿被的人干脆解开空调被,就像蹲、更像跪地伏在他身上,居然空调被压得紧紧的。他太累了,温暖得忘了上班时间,进入梦乡,女儿在梦里“爸爸,爸爸”地叫唤,声音甜甜悦耳……不知何时又惊醒了,满脸的连鬓胡被泪水浸透。

朝思暮想的女儿,居然从梦里跳了出来,哽咽着叫他爸爸,不要打工,她可以养他。

他竭力压着心中的怒火,血红的眼睛瞪着女儿,想打,想发泄,终究还是下不了手。他的泪水又流出来,说不打工,喝西北风呀,并声称自己没有这个女儿。

耀辉同女儿陷入了僵局。开始发现的那个人来了,打破僵局,道喜父女重逢是好事,茶楼是自己和他女婿小陈合股的,也会马上过来,且说好了,他若困不住,可以来这儿上班,工资不低于他现在的工资,还自由散漫,不要有顾虑……旁边的服务员,随着附和调侃,“欢迎董事长光临”,见效果甚微,也都渐渐散去。

偌大一个客厅,留下一对泪水涟涟的父女。一个腾云驾雾,猛吸着烟;一个趴在桌上,抱着脑袋。可能都在回忆以前的点点滴滴吧。待到小陈进来,一手挽一个上了车,同时到了另一家茶楼,依然僵持着。小陈也难以启齿,抚养了近二十年的女儿,突然玩失踪,换成谁也受不了。小陈也点燃了一根烟,同时开了两包烟,递在他的烟缸边上。叫了声爸爸,说自己不是他的半个儿子,是上门女婿,完完全全的儿子。自己的户口,也将迁过去,结婚那天就承诺了,一生一世爱护着他女儿,包容着他女儿,就像他对女儿一样。现在当着父女俩的面,重新承诺,并要求他回归,一家人其乐融融地把日子过下去。

僵持了这么久的女儿,终于拉开情绪的闸门,嚎啕大哭了起来,一边紧紧抱着小陈的脖子,用脸贴着小陈的脸,就像小时候,抱着他的脖子,贴着他的脸一样。直觉,经验,告诉他,女儿找了好归宿。可他这还恨着前妻,责问女儿,你妈咋办?前妻怀里抱着个婴儿,风风火火闯了进来,说他臭脾气,有了孙子,还顽固不化,认为占了点理,就是王道,别人就是那道理,是不是见了阎王才心甘。

他也不示弱,说他父母,居家的老人咋办?古稀之年了,乡下生活了大半辈子,难道也跑到城里折腾。

又入僵局,小陈退了一步,叫他一起先住段时间再说。

他只说业务紧,以后联系便是。知道浑身解数也拗不过他,只能顺其自然。女儿在茶楼里,挑了一个包厢,换了全新的床位,除了必备生活用品,烟酒,槟榔,甚至一些零食都安排得无微不至。他洗完澡后,见床上有张银行卡,女儿发来的信息说卡里有十万块钱,其他都是关心一类的话。他叫来服务员,让服务员送回去。服务员当然不敢代劳,说是他们的家事。他心生一计,说这张让他没安全感,暂时寄放在柜台,明天回家带走。他听见有人窃窃私语,说他父女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都很笨。他发了一条信息给女儿,心意收到,谢谢女儿,以后常回家看看。

其实他不过半百,正值壮年,收拾好行李,当晚就转移了。又打电话给公司,让另派人员来这边做售后。今日之聚,无论巧合,还是设局,总之他生的人,已经有人代替他的位置,无需挂念,毕竟每个人价值观不同;而生他的人,还在家等着他分享喜悦,要陪他们过好余生。

夜幕下的长沙,灯光,月光,星光,交叉闪烁出一道道幸福的光芒,照耀着他的全身。

旧事

永远的山道

张雄文

通往矿井的山道,依旧曲曲弯弯;刚出井的矿工,脸庞依旧有齿牙洁白的乌黑。托山、土朱、一平洞,这些隐伏冷水江市群山的金竹山煤矿矿区,为千门万户捧出光明与温暖的地方,年过八旬的老作家、金竹山煤矿“终身矿工”谭谈走在四十年前常走的山道上,沉稳、爽朗而略带兴奋,像踏着滑落峰顶的阳光去接又一个八点半或四点半。

随谭谈远道跋涉而来,一声声叩响山道的还有簇新再版的经典小说《山道弯弯》。四十年后,主人公金竹、二猛并未被时光淘漉而去,也未染上岁月的沧桑印痕,依旧淳朴、善良、健壮,像山下饱满的稻穗或者山间流淌的清泉。当年,他们和矿区山道一起温暖了千千万万读者,随谭谈走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领奖台,如一股飓风,拉开了“山道弯弯现象”的大幕。万众瞩目中,他们又先后走上京剧、歌剧与花鼓戏的舞台,走入电影和电视剧的屏幕,也让1951年便创建,但声名并不显的金竹山煤矿和它的矿工们走进了天下人的心坎。

相隔四十年,一次次挂满笑意的老工友握手,一杯杯勾连今昔的山间米酒,一钵钵简单的米饭加辣椒炒肉班中餐,谭谈和《山道弯弯》又在安谧而敦厚的矿区激荡出一阵阵浪花。布满煤灰的井口、矿车、股道、工房、宿舍,还有众多追逐谭谈身影的老少目光,都在山峦枝丫间欢悦的鸟声里沉醉,咀嚼着一部文学经典的传奇。

跟在谭谈身后重回矿山,一脸虔诚的我是标准的矿二代。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几乎与谭谈同时被招工到金竹山煤矿,干的是机电工。矿区分三个,谭谈在土朱,父亲在一平洞,矿工又众多,两人并不相识。但谭谈发表《山道弯弯》后,一举成名,我父亲原本爱看书,自然也成了谭谈的崇拜者。茶余饭后,他常眉飞色舞说到谭谈和《山道弯弯》。我家是半边户,弟兄姊妹平时随母亲住在十几里外的乡下麻溪村。暑假,父亲偶尔也会接我到矿山住,过一段远离农活的日子。1981年暑假,我又兴冲冲到了一平洞。父亲的宿舍住两个矿工,屋舍简陋,除了两张木床和几条板凳,别无他物,但不以为陋,因为除了矿食堂的伙食远比家里好,父亲还照例给我借来《人民文学》《收获》《芙蓉》等文学杂志。10来岁的我颇好静,喜欢看书,有书报杂志,我可以一个人整天呆在蚊帐里。

就在这里,我读到了《芙蓉》上的《山道弯弯》,刊物上有主人公金竹的黑白素描插图,很美,她的名字也让我格外亲切,像出嫁的某位姑姑。我知道小说写的是金竹山煤矿的事,走在矿区的角角落落,还格外留心观察小说里是否写到这里。年岁小,我没有领悟到小说的文学技巧和美学内涵,但内心深处悄然埋下了文学的种子。

17岁那年,谭谈回冷水江挂职市委副书记,家里广播和偶尔能读到的《冷水江报》,时常有他的文章,写的都是冷水江景物人事。一次,广播里播出他的散文《白果岭》,我忙放下手中活聆听,渐渐入迷,对仙气飘飘、牛群出没,自己从未去过的锡矿山白果岭满是神往。不久,听说莫应丰、古华、谭谈、弘征、于沙等人在市新华书店签下售书,我赶紧向班主任老师请假。老师问明原因,黑着脸一口拒绝。我这才后悔不该太诚实,应找个别的理由。踌躇一阵,也不管回来后的处罚,偷偷溜去了早已人山人海的书店。于是,我有了的一本至今保存的签名书,谭谈和莫应丰等人的字迹划划了,从未随纸张的枯黄而模糊,常令我回想起对文学迷恋的青涩年代。

再次见到谭谈,是在毛泽东文学院的课堂上,他一口浓厚乡音丝毫未改,内容也极朴实,像村里苦楝树下谆谆指点的老者。课间休息,我赶紧上前问好。听到“冷水江”和“金竹山煤矿”,他的眼神变得更亮了,面容也更慈祥起来。不久,听说我渴望去鲁迅文学院读研修班,他二话没说,提笔给学院负责人写了一封推荐信。经过各级审查,我很快又坐在了鲁院高研班的课堂上,文学路上摸索的日子也日渐丰盛起来。

冷水江是一座文学富矿。这座富矿,谭谈最早发现且勤勉挖掘,给读者捧出了海量的作品,像煤炭一样温暖了千万人。而对晚辈的种种教诲与指引,缘于他深知一个人挖矿远远不够,需更多矿工挥镐不止,才能将矿藏全部展现出来,给人们更多的精神食粮。

金竹山煤矿的山道蜿蜒而展,我随谭谈漫步而前,偶尔也停在他当年的宿舍前沉吟。此刻,被山峦围就的天宇高远而宁静,似乎有一支巨笔,正无声书写一行大字:煤炭总有挖尽的日子,但矿区的山道将永存,矿工的精神也将永存,如同文学史上不朽的《山道弯弯》……

现代诗

途中(外二首)

桐小主

枯树林蛰伏的力量
点燃起雪的盛宴
让南方的冬天退场

河谷两旁的野樱花开了
涉水而过的树荫
湮没了坠落的香气

春天需要躺平的视角
那些枝头的荷尔蒙
总会被每一次的心跳掏空

花与叶还停留在蜜月途中
日历划分出来的季节
将变得一无是处

月往西倾斜

偌大一个房间

衣柜、书桌、沙发
和带来的行李散落一地
风从朝南的门吹来,无心收拾
北窗外香樟树的影子

灯光与暮色,总在固定的时间里重叠
墙壁间回响起梦境里的对话
在白天复述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月正往西倾斜,没有了叩门声
只好一个人在夜里搁浅

下一站

车厢,人满为患
铁轨的弧度心事重叠

除了安检门的故意搭讪
没有人知道行囊里的秘密

候车室里,陌生人的温度
在晨光与月色中升降

指尖滑动,微笑
缩短了来自远方的距离

窗外,群山定格
下一站遇见的未必还是你